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論著

宮職二

小臣論

侯賢良

宦閹閽寺之設其來久矣古之聖人非樂其爲用也其以男女貴賤而嬪御之間非士人之所可授受夫是以不得已而用之然古之閽寺非若後世之惠童幼稚而養畜也蓋因刑余之人而擇其可任者使之給役於宮寢之內其待之猶輿臺云爾如其守也則爵之以上士而官之曰內小臣用之如此其輕也彼其所職說亦不出乎六宮之事尓其餘閹寺得以通上下之事者亦惟從后妃嬪御之出入耳夫以小臣爲守矣而其爵不過上士且不得預朝廷之政此其意何哉蓋聖人思慮後世而爲之大法也夫天下之禍莫大乎閹宦挾而專政事彼閹寺者旦暮出乎宮掖之人皆習熟而使安之苟有姦謀狡筭內以脅結貴近將

有不可測知而天下之事大亂矣且刑餘之人何所顧藉退而
顧其室則思妻妾之情悦而顧其後則思子孫之親其所以為
繫妻孥子孫者衆則成一家而散則皆行道之人爾如此而欲進德
修業不亦難哉歷觀自古宦人如周之巷伯漢之呂強皆士而
知義雖寘之於位可也求其等夷盡千百而未得乎一二不
義者殊多而義者殊少且嘗思而得之矣夫天地之生人男為
陽女為陰陽為動為舒陰為靜為慘今宦官其性固男也而稟
賦之使失其所以為陽之道陽性好動今抑而同之陰則其
陽動之性動而入於陰慘是故宦官之性皆慘毒而少仁恕此
古先聖王所以深究其性而戒其預政也凡天下之事禁之於
未然則人信而不從及其已然也而後禁之則有觖望怨之心生
是故聖人慎之重之苟有所蔽雖已然之事亦使人不知其為
禁而數自亦嗚呼至哉自漢至于有唐而宦官之爵高非復周
之上士也其爵至公侯其位至將相竊國柄以紊亂天下

東漢北齊季唐之亡皆是物也所可議者漢唐之亂其源皆出於宦官宦官誅而宗社亦隨以喪亡故前賢以爲鷹頭之蠅朝廷之鼠去之則驚鷹而損廟臣獨以爲不然必權在天子而當從漢其敗國蠹政甚也而誅之固無損於宗社權在下誅之非天子之命則是亂君也方是之時人君猶木偶爾安能復有其龜鼎哉雖復袁本初崔昌遐不爲誅蠹之計而漢唐之祚固不可延何哉陵夷之勢極也本朝太祖之初閹寺無有預者至雍熙中王仁睿者始授諸司副使淳化中賞神興始授諸司使然神宗遠監前古大爲之防而折其預政之漸以王繼恩平蜀之功相府議以宣徽授之出以非常之授而太非常之勳不爲過矣然神宗顧猶詔辭切責相府乃建宣政之名而授之至于真廟而中官之爵有至于乘黃者然天下之議不以真廟崇獎奄寺爲過者何也顧特授之以恩其勞亦未嘗輕信其言亦未嘗輕宥其罪也嘗閻史崇貴自嘉州還言一縣令貪廉不同乃命監

司禮監李芳之楊繼宗奏死本自宮付外鞫劾此不輕信其言也張
守恩以役夫斃死於杖下而抵極法王繼恩以交結術於中外而
謫均州此不輕免其罪也天下之民至愚而不可欺也人主言
動於上而天下之民擬議於下太宗真宗之際中官漸事爵位
而天下之民不以為盛推仁宗承明繼成一遵真廟之矩矱而
天下之議以為中官漸盛矣伏自陛下即位抑其黨與而緩其
柄令大者黜之小者罰之此誠祖宗之所以立治也然日邇切
以為近習之人寬假日久方陛下黜之罰之之初其勢未能究
願堅哉陛下以剛明之德久而不渝彼其心固已安之為常矣
儻者為說令深述前古之害敗而刻石於內省俾聖子神孫觀
而循之死復假閹寺以權此亦慮民慮後世之良策也

論宦者　定齋先生

自古任宦官未有不亂亡觀漢唐可見矣蓋閹腐之餘雖有寸
賢止可備左使令人主固不當聽信而朝廷大臣亦不宜与

之交適薦引旣豐用事者乃言官官中如李虛恩之奏事表疏張茂則之廉甘昭吉之不言功宋用臣馮宗道之辦事求之朝士罕有此源一開故崇觀宣和以來童貫楊戩譚稹梁師成李彥等卒亂天下余平生惡此輩方師成提舉三館余作校書郎同舍皆往見余獨不謁蔡攸無師成館中衆因此時投獻書啓余故以直宿早出避之為諫官時每待對殿廬會稽陳中司瓘與諸璫輒并交謁余余至則皆散去無一敢相近者豈不知此輩親近人主而孤立一身與之為仇非自全計但性所不喜不能勉強附爲力士故時公卿大臣至有父事之者而李太白獨以氣岸之所使脫靴出坐是不見用抑何快哉

擇守令　徂徠先生

養民無他郡守縣令而已古者八家一井風俗相類巧拙相濟財貨相通存亡相恤出入相同嫁娶相媒無有相貸疾病相救情性得以相親生產得以相養故君無爲於上而民安樂於下

爭奪鬭訟不作自秦壞井田之制而一閭一巷之中風俗不相類巧拙不相爲財貨不相通存亡不相恤出入不相伺嫁娶不相媒有無不相貸疾病不相救强暴弱衆怯寡富者兼并豪奪貧者奴隷僕役爭奪鬭訟競作皆領于郡守縣令郡守縣令賢乎豪强者抑之武暴者摧之窮乏者振之鰥寡者恤之劣弱者存之疾病者救之嫁娶者媒之鬭訟者平之則民得所養矣郡守縣令不賢則轄豪强右武暴虐窮民陵鰥寡欺劣弱苦疾病滯嫁娶枉鬭訟則民失所養矣故曰養民無他官郡守縣令而已國家張官設職皆得其道唯郡守縣令傷於輕授天子養民之德厚於三代愛民之心同於堯舜然而有天下八十年八十年養之愛之爲日不淺推恩不薄而民心猶未結故賦斂少重征役少過則怨叛之心生者郡守縣令離民之心而積民之怨也天子雖有養民之德壅之而不使下達强者武斷民自出其政民之財皆日入于我柔懦者以政委於吏而縱吏暴民而罷取

民財就吏乞索其餘國家所任守令不強能則柔懦清白循良
千里或無一人民何由得其舒樂噫天子八十年孜孜勤勤養
之愛之郡守縣令孜孜勤勤八十年毒之虐之民安得不怨叛
桀紂秦之民怨叛者桀紂秦自爲之也国家之民怨者郡守
縣令爲之也伏慮国家之患終成於郡守縣令国家如欲解
民之怨固祖宗万世之基莫若重郡守縣令之任今守令不才
兩任判司簿尉即爲縣令才爲不才兩任通判即爲知州此乃
爲縣之源也臣今欲令兩省官提刑轉運知州通判於判司簿
尉中舉縣令舉者滿五人不以資考深淺使除縣令又令中書
京官爲縣令後一任三考無公私過犯舉者滿五人亦除兩使
職者乃令知縣舉爲職官知縣後一任三考无公私過犯舉者
滿五人與除京官仍令知縣兩任无贓私過犯舉者滿五人除
通判舉爲通判後兩任無贓私過犯舉者滿五人除知州爲知
州後兩任無贓私過犯兩省官已上舉者滿五人與外陞臺省

清吏判司彈尉苟終身無人舉奏則終身不遷雖李充縣令苟
三任無人舉奏者不以有無過犯降充判司彈尉京官職官知
縣三任無人舉奏者以有無過犯充監當通判終身無人再奏
則終身不遷雖已舉充知州三任無人舉奏不以有無過犯却
降爲通判如此行之十年天下無人不才郡守無一人貪贓縣
令海內無一不獲之民人人皆得其養若然則國家可百四帝
傳至萬丗可得八千年傳至万億年矣

擇守令下　同前

或問臣曰子云養民無他在於郡守縣令守令果賢則寒能衣
之乎飢能哺之乎臣答曰民得乎郡守縣令非要乎寒衣之而
飢哺之也民得所養矣无暴賦无撗斂無急征无苦役無苛政
無撓閭里無奪民時民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寒而耕熱而耘
老者在家壯者在野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上以養父母下以養
妻子此謂郡守縣令養民之道非要其寒衣之而飢哺之也臣

生長閭里民之疾苦盡知之矣國家賦斂征役不重民實樂輸之郡守縣令不賢則一尺之賦倍取猶不已十錢之斂百錢猶不足一人之役五人猶不充此所以咨嗟而怨生也當時郡縣吏操符帖下村亭帶刀手執棒張氣使酒往來閭里中泚辱老人呵禁婦女里北門兩人出里南門三人入或上落離捉雞犬或就田里縛丁壯民不得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寒而耕夏而耨此所以失所養也逾時不雨驕陽肆威万物焦禁河渠皆溢水伯仍怒五穀勞死步蝻微豸飛蝗蔽天隴無遺穫天子則憂勞日昃念民之災運宣德音重恤民苦彼郡守縣令乃曰目所治郡所治縣風雨時蝗不為災使王澤不得下流民情不得上通此郡守縣令離民之心積民之怨也養民者固在郡守縣令殺人者亦在郡守縣令可不慎歟

郡牧論　宋景文

昔王嘉之言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傾乃能

使下自貸以矯爲知言夫王者端居九重之中獨化陶鈞之上有胄
然發剌之惠下無由知雖有聰然寬大之令民無由覩故臨遣
二千石以鎮郡國使其輸上之意以撫下曲下之情以聞上上
下之際沛然無壅此刺史所以爲國休戚天子所以授任責成
之意也宣帝曰與我共此惟良二千石乎故愛授之間不得不
慎國家茂稽天秩祇建王條諸循吏以作民師進正且而端治
本番休進上以仁佐賢振振爲鷺羽之集西雝孑孑爲旟干之
紕良馬可謂得人爲盛當事立功然而政不加乎民不進理罪
畧踰密薄源浸濫其一端殆二千石責任之不至也請試言之
自太宗右文真皇執競陛下以光華重熙清和有聲奮揚乾綱
總擥天綍戎索不警方內乂安邊吏耳不聞擅興之聲而民自
不睹贏糧之役四十年矣故所倚於二千石者將皆藩鎮之期
會獄犴之文致缾罄之細故不急之常務積習成敝以爲二千
石之職適如是亦惟所任之意愈薄所假之權愈輕或數月輒

遷或期年罷去送迎新故既已蕭然斷盜賊欺宴亦隨兹且又
敦薄參進廉鄙並塗非有法度可循條教可紀也雖詔制緩密
法網周設適足使中才懷疑內顧下才畏罪求免懷疑既功無
必成求免亦無所不至矣受授若是國何賴焉且顧一二以條
其失目聞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何也上下有級則
執不陵表率素定則人知信伏見今刻郡四百皆雜取朝著以
充守尉不課名實以穎賢愚第以文次一切署遣雖文敏肅給
不絕於位而飛駕貪冒相繼已多是使泥涇以濁清流莫考遂
善良務目故曰所任之寄愈薄意薄則官賤矣所假之權益輕
權輕則器卑矣威權既奪而欲使人臨難伏節義不內顧不可
得也古者重名與器非為以厚尊加之欲一民之歸系民之志
而後可使也夫上有常貴則覬望易裁下無偷令則善化日臻
習安其教中道若性故使之志勞恍之志死路白刃赴溺海不
辭也其惠之有素治之既定今則不然賢不肖愚賢悉材諸位

心雖狀皃未簡上心循言治行弗允清議直使之模表千里宣
贊五教其路士繇也夫生齒日盛關寓日廣苟不講禮誼以
示之崇軌物以納之道訓師以式之欲望龔黃之政術召杜之
治最沒世不可見也且水旱天所代有兵革邦之常備假一綏
急則輕度財賦倚辦於郡國也安輯方略籍成於守尉也背邪
趨正勞而不怨系之於廉平張而風俗厚也三者治之大而二
千石為之本豈不重乎又況風洗化汙政治令亂人不嚮誼家
無完行隶愈薄之意待不擇之官持益輕之權化已敝之俗自
不見其易也陶唐三考黜陟則九歲矣天道五年大備則再閏
矣漢家厲精政道而吝守令之數易其治入高等皆賜金增秩
以慰厚其意由是而談郡守之建選嚴古所弗取平津度自
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自謂朞年而化尚猶遲之
且以平津尫為勝談以邀誤貴可矣非極弊之論也治民之意
異於是焉先成以制其情後教以定其忠信次肌膚因浹骨髓

然後示之君臣之義父子之節曠然一変首之正路不數十年民亦不信金石鹵木無情之物一化不變故易制焉民者生之靈也教者民之紀也不植則僵不脩則壞憚其慮始必怠樂其既成則安故曰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臣願國家與大臣試圖其事唯東守尉必得其人辭去之日欽半日之間賜前席之問陰察其言退考其行練覈得實矣然後久歲月以效之必誅賞以信之其治理轉聞課品尤異者賜金增秩略循漢家故事公卿空之以次用悉罷其旬年數月之命不專常務細政之責使其禮讓興於民恭儉之心絕矣賢才安於官苟且之心塞矣万一邊場有垂鍼之警則敢有一觸之困則斯人也惟上所命頤指如意豈不快哉

贊曰良二千石教化是職散出輕授理與慎擇千里模表十行方國天子是與吾民滋殖

守宰論　呂中丞

臣聞天生烝人樹之君以司牧德施則其風厚厚則安於樂土
政教則其民怨怨則懷于有仁未有本不固其邦家長守也君
民者代天子毒惟修德政不固基本然天下之廣非賢何以輔
其不逮自秦罷侯國分置郡邑而後因襲命官以均乃任惟其
人則用治道之以教化之以仁三時之務不奪其力使之蕃息
以厚其生誠守宰之事也若乃昧拯濟之術慘毒于下重賦斂
以殘其財勞力役以困其生使之慘慘而不聊豈承流宣化之
道哉嗟民之生也各食其分有國者以賢者有德能庇於人故
率民之力以養育其天下之治也饋以廩殫民力而微德庇其
於民庶何凡以竹符墨綬假之以任豈冝尊於有司惟代天亭
毒者當審賢以授之蹐元元於富貴召和氣以塞天意苟非其
人為民之累豈天命司牧之意哉

郡守論　　侯賢良

漢唐之天下固治矣其所以不能粹然偕三代之盛者何歟其

繫於郡守而已矣夫人材有薄厚吏治有循酷與夫天下之大而百郡之守賢不肖雜焉欲吾民一聞於仁義禮樂之化其亦難哉夫河南潁川比郡尔西漢時嚴延年守河南黄霸守潁川延年任刑刻急而霸專務以德化人何潁川之幸而河南之不幸哉且夫天生蒸民賢者寡不賢者衆當百郡之守得賢者十四五焉過優矣况賢者十不一二乎嘗觀之史而迹當時之良吏賢公名卿嘗歷郡守而不在循吏傳者不啻百人雖吏官不一其所以治郡之迹然以理求之惡有賢公名卿而不能於治郡邪由此而言漢唐百郡之守殆未能盡得乎良吏也不然國史實錄於上野史拾遺於下其功名不得而湮滅矣後世之無聞乎漢唐之弊則然又因當今之宜而論之曰今天下郡守能否賢雜豈以異於漢唐之日也而二年一易雖送故迎新之勞而利害兼存其間彼循吏之所居也而二年以著今當易是奪吾民之父母也不幸而得貪虐庸污之吏則斯民也唯恐歲

和之安行而不速及夫二年以者令而去是吾民脫於豺虎而失於饑貧死也且嘗竊探觀是之意豈不欲四海之內無一人疾首蹙頞者哉豈不欲郡守縣令承流宣化於天下哉然郡守猶失人者其弊可指而談今夫州郡之從政者才與不才皆仕及六十年而有薦舉則進而授之京曹使之爲邑於四方矣苟再爲邑而得尚薦舉之人又從而登於郡尉矣兩踐郡尉而又得薦舉之人則銅符朱幡可以坐而必得夫其薦舉之初未必才能之可用也或以援與或以方技或以高談使然彼其得之也不主於才能而欲其有穿民阜物之功蓋幾希矣夫賢人長於知人庸人短於自知夫惟短於自知也故其得一郡則其心陽陽然不以爲畏率皆輕淺見安於立事不能奉法循理以安一郡之民此無它恥於得郡而愚不能爲因肆其愚以有爲而復不顧生民之差戚也爲今之策莫若諭禁近大臣使每歲各舉所舉官一充郡守苟有才用雖縣令郡尉之資皆可權任第補

之曰權可也或曰凡縣令郡尉之人而得以臨郡者乃過於臣對曰無其才而得之謂之過才所當得而得之謂之稱董生有言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輔佐猶可爲也而況於一郡乎夫事固有可行之時有不可行之時行可行於可行之時則隆行不可行於不可行之時則凶今諭禁近大臣而使之精舉郡守固可行之時也然天下之民而宣主相之化在此舉矣何謂可行之時昔者朝廷未建考課之司而職司守尉雖然其所檢押凡職司之精銳廉按者與夫默默而去者未始殊也伏自陛下建考課院以覈職司之能否其爲制也則以每歲參分郡守爲之等取優者一人爲上劣者一人爲下自尔以來職司皆謹於廉按而郡守之庸劣不才者歲可見爲今也以迩臣之舉而任之矣就使庸劣不才則職司之曲庇亦不得而加何則優劣之相形而劣者一人將有以辨也臣故曰今諭禁近大臣而使之精舉郡守爲可行之時也

將帥論

呂中丞

且謂陸賈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直語其當世之急殆非經國之至論也何則天下重器也在人主置之安危安危自於上轉上者非將相之任乎內則謀謨乎廟堂外則捍禦於邊鄙准民之命舒慘生殺系乎將相雖分掌其事寔相須而治矣必曰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豈待賢主意與時而異乎禮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以世運相接而称治者莫盛於有唐開元帝荷祖宗之基緒賴姚宋之佐始終一德至于太平暨林甫國忠用事咄倚益深威福之柄彼其專執麾旄節鉞授之匪人貔虎爪牙驕而不練遊雄伺隙芽蘖其中藩目跋扈連衡於外卒致中原板蕩蓋失居安之慮矣我宋開基刬革多難祥符而後方隅帖泰兵革消偃人習俎豆而不識金鼓之聲西汾東岱曠礼畢舉開元之功我無慚讓及天聖嗣歷昌明寖盛積三十歲而元昊叛命是亦兆朕萌所由來漸矣連歲征戰軍無還師需復

盟好迄至小康誠武備不葺俾是醜虜敢容得計安危之鑒其則不遠鶴乘軒衛人無鬬意誠祿養之不至矣諺云垂堂不恭拔卒為將是豈訓練之素乎夫先事而謀則不無遺算無恃寇之不至恃吾有以待之術斯禦戎之善策則閫外之寄安可臨危而圖任審乎注意非今日之事乎

御將

老泉先生

人君御相易而御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与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

大抵剽悍如虎豹之不可以縶其搏噬者未始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况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万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大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之制御之術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豈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

厲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之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云

此而當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求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無內忌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者矣

將將

王樞密

上下有間則雖大智且不能以成功君臣無疑則雖中材亦可以立事明主知疑間之害功也於是毀與之同憂而譽與之同樂見譽則告之以其譽聞毀則示之以其毀彼譽之者賞邪則悅矣罪邪則愧矣毀之者是邪則懼矣非邪則不憂矣如此而彼不樂爲之用願爲之死者無所容於天下也不獨爲將者自竭而已軍中之士將密相謂而喚曰吾君待吾將如此其厚也信吾將如此其深也何言而不從何動而不應則尊嚴畏事之心生而驕肩輕侮之心不敢生矣將不疑君士不慢將而功不成

漸求之者也若夫毀譽塞而情不交則疑疑則變且懼矣變懼攻其中則將自戰之不暇其能復有為乎善將將者不可不知此也

將論　　宛丘先生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以為急其不可以一日闕者其為將乎夫將之所以為急者非以夫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夫也為其事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今夫醫之為藥也金石草木之珍出之所共有者未必藏也至於遠方之物山海之奇產尚夫人力之不可以常得者則必預畜以待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而財用之不登刑罰之未平而禮義之不興其為患大矣然其為事也天下之所習知故其為術也人人皆足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講其術而易曉也譬之於金石草木之珍其所治者大矣然人人所知而有之雖不素有而無一旦之急提百万之卒以与人戰勝則生敗則死天下

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避而不顧見者也故其爲事不
常有於天下幸而千万人之間而有一人焉學焉而知其術用
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必非卒然可以朝求而夕得苟取
而驟用者也譬之有疾於此而待遠方之奇藥豈不殆哉先王
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礼樂以化天下之俗消伏悖戾好爭之心
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才以待不測之患蓋嘗寓其法於大蒐之
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
朝廷宴饗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
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于草野親金鼓干戈之勞以
射取禽獸蓋享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事田游者
逸樂之事而殺獸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
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所以陰養天下豪傑之氣使之一旦習
知其術安之而不懾也是故先王之於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
能養以致之至于後世秦漢以來其慮天下之变已不能如先

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實此先王之法也故其術興窮養之無術而知求之愈於不求焉可也比干先王之時則十已失其九矣嗚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不求求之而非道者未見其可也

將材論　濟南先生

臣聞牛羊欲其茁壯也必其善牧車馬欲其習服也必其善御列軍旅之事將帥之職畀之以師律付之以疆埸內欲重吾國外欲克吾敵顧不慎哉不可以三軍之元帥姑且備其員而國之民命聊且試其技不攷其可必為國禍不求其良必為民殃故當築壇告廟之始必謂是人果足以稱此禮乎至推轂授鉞之際又觀是人果足以勝吾任乎昔在戰國之紛紛不惟君可以擇臣而臣亦可以擇君當時英雄挾其長游睥諸侯能我用者然後仕之故欲求將不可遽得今天下為家四海為繼罔匪臣僕英雄盡入於彀中多士咸在衆拔自敵惟君王所擇所謂

能稱築壇告廟之禮能勝推轂受鉞之任者固亦有之在所選而已昔之論將者其材有五曰勇曰智曰仁曰信曰忠將何以貴乎勇盖直以養氣威以克愛剛以致其敢義以致其必茂視敵國而藐視三軍吾之所指曷敢不從死吾之所麾曷敢不從務非勇則不可犯矣將何以貴乎智盖使貪使愚各求其所須使勇使智各効其長技俾敵常爲客而不足我常爲主而有餘戰常致人而人必應人不可致我而我自如爲勝敗之政如神人戰運制奇正之術如環無端非智不能也智則不可亂將何以貴乎仁盖以慈養其惠以惠養其威寬以御衆衆因不盡其心悅以使民民因不盡其力志勞而供武服犯難而圖戰功欲与之可赴深溪必自我視之如嬰兒欲与之可俱死必自我視之如愛子則非仁何以廣之仁則能愛人故也人不可無信而將之信爲重盖方其治師也國不自外理國容於是乎不入軍軍不從中御軍容於是乎不入國將軍之權專矣如之何交欣

孚於上下布至誠於遠近故貴乎信信則不欺人故也事君皆以忠而將之忠為大蓋方其用師也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將軍之志自用矣如之何惟君是圖而忘其身惟國是憂而忘其家故貴乎忠忠則無二心故也夫有爵有祿士心所係可安可危君處所隨士心所屬以賞罰之柄系焉賞刑之所系成敗如轉掌君處所隨愛憎之變會焉愛增之所會禍福如發機惟信惟忠乃為建立功名之權輿杜塞危疑之關鍵也以是五材從觀于朝如持度以揆長短如操量以較多寡其分別差等殆無遺形大材如壘小材如盃以盃受壘過則溢以壘受盃綽乎兼容故古之人論將有妻子之將有十人之將有百人之將有千人之將有十萬人之將有百万人之將其材相去遠甚然不離乎五者之間也雖然材必適其用用必適其宜執方而無權守一而不變雖用良材復為累德故太公之論將有十過孫武之論將有五危觀其過之所生究其危之所自其切

豈五材之良其失皆五材之敵有材而不能用至於軍敗國辱
家殘身僇吁可哀也故爲將之道既有五材以御三軍欲攬英
雄之心則又當行之以三禮斷之以三至欲重廟堂之勝算則
又當持之以五慎審之以五權達事宜而有九變無失九變則
貫敵于全因泥法制則有九拘毋執九拘則立我於全勝古之
人論良將有曰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像淵可觀而不
可玩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留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動有將
如此則築壇告廟之禮推轂受鉞之任爲不愧矣故初作三軍
欲謀元帥惟郤穀閱禮樂而敦詩書於是用於晉秦伐阿鄄而
燕侵河上惟穰苴文附衆武勝敵於是用於齊孫武十三篇之
說闔閭試之以婦人卒以強吳吳起七十六戰之功魏武始於
論兵略卒以強魏先軫以下軍之佐而超將中軍不以卑踰尊
爲嫌郤氏欒氏以族人從軍不以親同職爲間韓信奮於亡虜
魏尚拔於囚徒充國自薦任之而不讓伏波求用試之而不拒

謝安儒雅而不沮其故覩賞慮請千而由聽其稱適所用者
也將可用焉不當牽左右近習之好惡不當徇士卒國人之議
論挺然不疑斷以己意夫賢將之徒類皆英雄豪傑之士觀之
君用之如此其重當如之何圖報哉谷永曰楚有子玉得臣文
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國有賢
將所恃如此惟陛下注意焉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意將必至天下危注意將則不亦晚乎惟天下安乃注意將之
時是謂治不忘亂安不忘危

將臣論　　侯賢貢

無良裘之備不可以禦寒也無良將之備不可以禦虜也金城
湯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凡所以恃而爲用者在良將不故將
得人則城者斯爲城也池者斯爲池也甲者斯爲甲也兵者斯
爲兵也將不得人則城池化而爲平陸兵甲化而爲[illegible]身古之
言曰將者人之司命豈虛言哉夫將擇之有道任之有道禦之

有道三者得其道而兵強戰勝矣請問擇將之道曰方今四海之廣非若戰國之狹也士民之衆非若戰國之寡也以戰國之寡狹而孫吳廉趙生其時有天下之廣衆而良將遂乏哉此張耽所以贊季龍之侵寇而希謝艾於涼州也古之稱善知人者無若蕭何劉備蓋何之見韓信備之見孔明不待其成功立事而後知其爲才能故亦以言視之何知信爲難而後知孔明爲易何則孔明之聲先重於當時故知之也易信在降卒亡虜之間其名稱不聞於人故知之也難雖然何與備固知所以擇之之道矣世之所謂良將者皆曰太公之所謂十人之將也明辯好勝以刑罰整衆而已亦恥復徒而寨豺狼之喙幸而一勝則不知其幸而自以爲能是安知大將之術哉觀若衛霍諸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闘將非頓將也万歳騎將非大將將之所評皆將之矣然其意以大將自與是亦好勝者爾大將固不自多者與非大將之器也夫果敢必行稱之猛將静渊有謀稱之謀將要

罕遇殘謂之間將部統來歸謂之領將偏師決勝謂之驍將若
夫廣大如天地平一如權衡無所不能夫然後謂之大將雖韓
信且猶在謀驕二者之間而豈賀若弼所可當哉必不得已則
諸葛孔明其殆庶乎凡偶將之道用此觀之可也請問任將之
道曰怡之以恩而使之懷畏之以明而使之畏吾之恩者可懷
也彼將夫心死節雖有小人為之離間其心不可得而轉也此
高祖解衣推食以啗韓信而蒯通之說所以格而不得行者也
吾之明哲可畏也則其動靜不敢自縱進退不敢自私庶決勝
以求人主之賞而無玩寇養威之邪意此親武諸將所以雖千
里外如在目前者也臣聞太祖經畫天下擇勇幹忠實者識之
士如郭進李漢超輩而付之邊陲遠者二十年近者十數年不
易其任郡所入租賦榮權之利悉以予之恣其貿易市井牟利
以勞王卒不從中覆許以便宜從事是以邊臣皆富於財多養
間諜凡敵人動靜率先知之故其戰則以捷再入鬭常以少敗

賜坐飲食勞問錫賚豐異此夫啗之以恩者也郭進在西山軍
投詣進不法太祖曰進馭下嚴毅是人畏而誣之命內小臣送
軍校與進此夫嚴之以明也夫以太祖之明彼固讒言伏於終矣
而恩之所加又過厚焉既畏且懷安得不盡心於邊事乎此聖
人任將之英略也請問為將之道曰將以持重為貴而不欲有
不決之病以博訪為貴而不欲有回惑之病以和衆為貴而不
欲有優柔之病以嚴令為貴而不欲有殘虐之難用之以重而
發之以奇用之以和而接之以嚴然要之以仁義為本亦司馬
法曰古者以仁為本義治之之謂也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下同
意也孫子之道則司馬之法仁義也古之為將者軍食未炊將
不言飢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其與士卒同
甘苦也如此近世為將者飲食腥膻於前而士卒有菜餒
之色及其戰也同防厚衛唯恐或失求其所謂身先士卒者蓋
幾希矣非獨為將之然也而一旅之長亦以兵自衛於行陣之

謂將可任也安得同士卒甘苦者而為明主之用也故曰得將有道任將有道為將有道三者得其道而兵強戰勝矣

大將

張待制

世之論將者皆以為見利則爭見便則奪巧詐百出務以傾敵嗚呼以是為將此特市井屠沽之輩可一鼓而俘而非所謂天子之將也天下之所謂真智大略者夾之以利而不爭知之以害而不撓定心於虛一之地以酬酢方來之變衆人之兵決勝負於兩陣之間大將用兵制敵人於未然之際彼其排難制勝嘿嘿焉寡其之習而見於其兵者也其粗者也故君人有天下之將則英雄斂手而不敢動四夷闚風而不敢進天下皆有戰勝之功而不見用兵之迹蓋兵不足以御天下而智足以御天下也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夫曰深曰幾曰神者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而大將出入變化通於神明實不知之則大將之

所得與聖人之所得均也惟聖人之用之於道大將用之於兵亦
故非備道全德此見能應者爲足以爲天下之大將昔者湯有
伊尹武王有太公方其耕莘釣渭之日是非得失不入乎其中
其志虛一而靜故見事也明臨利害也果一鼓而夏商之衆殲
焉伊呂非區區以兵勝天下必於道則兵者也豈夫天下之將
不易得也湯有天下六百年而所得一伊尹周有天下八百
年而所得一太公湯未得伊尹則雖有天錫勇智之資而不敢
輕用條師之師武王未得太公則雖有積功累行之釋而不敢
輕發牧野之戰今日用兵所可選擇者以祖宗[illegible]諸
未得夫伊尹太公之將也嗚呼天下之重[illegible]成以
與夷狄爭一旦之命此正平下 莊子聞兩虎[illegible]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十五

論著

用人一

選任賢能論　范文正公

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張良陳平之徒，秦失之士，漢得之興；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士，唐得之興。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書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其勤求人才如是之急也。然則求之之道，不可一端。如皋陶贊禹，亦曰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真偽則可知），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為驗）。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性寬弘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愨愿而恭恪），亂而敬（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為毅），直而溫（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剛而塞（剛斷而實塞），彊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章厥有常吉哉（章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孔子之門人，目以四科：一曰德行，謂顏淵閔子騫也（顏淵閔如十哲），二曰政事，冉有季路

也三曰言語宰我子貢也子貢使於諸國而不辱君命也四曰文學子游子夏也經緯天地曰文禮樂典章之謂也游夏能達之者也此所謂求人之道非一端也又書之說命篇曰旁求俊乂列于庶位是朝廷庶位惟俊乂是求唐太宗曰天下英雄落吾彀中語曰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知則可與治國家安天下愚則可與避怨惡全一身故聖人以俊乂爲德不以柔訥爲行如以柔訥爲行而寵之則四海英雄無望於時矣使英雄失望於時則秦失張陳隋失李密豈不誤天下之計哉

推委臣下論　范文正公

天生兆人得主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爰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才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辨之夫執持典禮修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安万民外撫四夷師長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脩方略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

廷之儀糾搢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煩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收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獄訟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此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柔尊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不委於臣下矣何以明之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注大夫制之由君也）晉委三卿（趙文子　韓宣子　魏獻子）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爲三國漢高祖招納群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于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於王莽皆有大柄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于宦官故姦雄（[illegible]）以去惡爲名東漢遂傾爲魏委司馬懿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獨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間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爲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又委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

之林甫姦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皇相得人泰然無為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闕向闕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縱哉當推委之際進擢一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一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皇之失為後代之鑑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為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讒嫉者衆必先時而辨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諧外更加精選聖帝明王當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選

求賢則日聰明而自賢勞於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厥績
細而廢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
能言于略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
熟而視之然後宜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爲服
以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安危之命庶務委于下而大柄
歸于上始可以言無爲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指摘無敵
擾者置諫諍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駁司使制敕無
得誤者此又推委無爲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
意供職不孜孜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
于下雖有爵祿不足爲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爲上之威矣

委任　　臨川先生

人主以委任爲難人臣以塞責爲易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
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死犯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
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

則不問其右情有忠偽信其忠則不疑其偽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其事而任之在他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他人雖偽何害焉故蕭何以一筆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四萬之眾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寘於其心則他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賢鄧通猶遷中署之末孝武不疑金磾終定天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發於外戚賢官之寵尊於帷幄近習之制是以王道浸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爲任職所以威名不滅於高祖至於爲子孫蔽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歸於外戚賢官帷幄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尊寵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

冗雜所統一而寄於衆多之口此其爲害外戚豎宦惟寵所書
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燮
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于誅死豈不痛哉中貿之後桓靈之
間因循以爲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徒皆挫於閹豎之手其餘
則術出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
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
可也謂其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
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翕息爲視而
不知何恩壽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
爲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間於秦猶以然若誠燕君厚
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
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
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舉賢論　　芸閣先生

古者官屬皆自其長辟除而專其廢置自辟除則可舉所知專
廢置則不容非人漢唐循守尚行此法當世名臣多由此出蓋
養才之術必更須使然後知小人之依一日用之則所行不謬
於世務故後世黨比公行其所辟召多出私徇徼倖進人不
被澤故本朝之法自一命以上皆命乎朝廷雖稍革舊風然為
治得人反減前世蓋不懲其本而治其末故弊至于此如使上
擇官長不使非其人若居之又時省歲察從而誅賞雖欲徇私
不容為矣今辟召之法大抵不行惟帥臣監司許奏數員而已
而又資任深淺必須應格而後從其辟皆命乎朝廷亦非以才
選亦非以器使皆有司一切以資考條例而授之故天下郡縣
庶職官而士猶不得志搢紳非才而事功罕盡蓋本不以所
知使不以器而已此法之不可不革者也欲乞天下監司牧守
將帥皆自朝廷選擇其參佐僚屬除以例外皆許官長辟除
各舉所知自京朝官至于舉人不限資歷深淺在于稱者直

行挑請託不在本屬者奏取朝旨若素未深知者且許試守半年或一年舉人則三年或六年見其可任乃許上聞正授不職者即罷去之其有長短者以器使之勝其任者增秩而久任之其才過人可聞朝廷者則以時薦達之苟涉私徇容庇徼倖許監司覈實重行廢黜如此則官長皆責任之重孰敢用非其才資屬被所知之與孰敢不盡其力而又小官煩事使之更習一旦用之必能周達世務亦養才之要術也

任賢使能論　　芸閣先生

任賢使能古之道也二者猶陰陽之相資廢一則不可所謂任者知其賢也委之託之收其成功未嘗有間於其間也不貪者可以託府庫不疑其有欺也不奪者可以託幼孤不疑其或倍也況天下之重委得其人豈可置疑乎既疑則不如勿任之如此之謂任賢所謂使能者或行或止惟吾令而已委之以所不能任其所將必有術以防之付之以其所能任其所長必有法

以制之此之謂使能故任賢貴乎不疑使能貴乎善御胡廷講修術故曰求有知慮強有力之人而用之止得使能之道然紀法者相繼猶惡御之未盡也至于任賢之道幾乎不講似有德者為行踈不濟於近用殆議者之過也夫有德之用皆在務小人近哉其事君也合則服從不合則去非不樂事君也以為苟合則傷君之德其從事也可則從令不可則不從非固不從令也以為若順則害君之事小夫之知姑息而已故有德之人反君行踈而不適於用然胡不試之居則保其必不敢臨難則如其必不倍況乎輔天德厚人倫美風俗以取重國家豈小補哉清閒之燕訪問治道必有嫉諱深慮以安天下此聞士大夫頗有以欺罔彼罪若此正更張變革登用有德之時若乃防禁益密吞益輕則恐止其末流不足以勝傳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又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斯無邪慝矣惟不疑所行天下幸甚

專任論

金華先生

自開興王之臣必出於天命而爲世之望自繫茲民必故當求之於天而使之於民苟天與之民宜之則委國而付之虛己以聽其所爲然後危可以安亂可以治湯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而高祖之於張良先主之於諸葛亮及太祖之於趙普是終其世光明顯大卓然一人而已陛下收舉渡江于今幾年而宰相幾易矣用之未及盡而屢變易之未定也然天下之禍日益急譬之病者羸然殆矣陛下欲使一人爲而投之甚寒之劑暮又使一人爲投之至熱之劑雜然並試百醫皆作既已浸殆乃各責醫而去覓循轍其咎者況病有客痼此蓋不可以旦夕理也是則詳擇而專任之以盡其能而要其成效誠萬全之至計爾嗚呼宰相而有好功之志殆非社稷之福也時可爲而不爲不當時未可爲而爲之不祥功不可好也好之則必有矯激過中之患古之君子循理而作理盡而止遺功而功乃可成故亂定

事舉而有無為之迹昔治亂之權在於勝其之先而羊祜之受
在於平吳之後其所以謀國者思深慮遠蓋如此矣相社稷且
苟固不足道也觀國勢之強弱考風俗之盛衰察百執事之邪
正與治道之得失而宰相之賢否可見何以瞭然一二户曉也
哉苟為天之所與而民之所但自將誘迪其衷罔不盡善惟陛
下奉國而付之虛己以聽其所為可也將使雖試侵殆以深天
下禍且不勝至願

舉薦論　　賢良侯公

任己之聰明者其聰明有時而窮以它人之聰明為聰明者綿
歷變化不可得而窮何以言之甚明者不能見秋毫之末於百
步之表甚聰者不能聞疾雷之聲於百里之外非聰明之失也
遠故也夫自京師至于四遠之郡縣非特百步之表百里之外
而已矣而將任聰明以盡天下之事其可乎聖人知聰明之不
可以任也於是乎資天下之聰明以盡天下之事而天下之事

不能進吾之聰明捨任賢夫何以哉任賢之道先用已之聰明而後能得天下之聰明惟聖人為能知所以用其聰明之道故務簡而不務煩務寡而不務多何謂簡寡夫天子之所擇任者宰相而已豈須多也哉以天子之聰明而止於擇相相其有失人乎是故天子以聰明擇任宰相宰相以其聰明擇任其臺省職司臺省職司以其聰明擇任郡縣之吏譬之千石之重而一軍之士分而舉之才其不勝任者未之有也夫人生而愛惡之心存乎其中所喜者愛也所不喜者惡也苟愛惡生於喜與不喜之端是一人之私心而非天下之公議也此前世從而為薦舉保任之法焉使夫不才者不得以吾之喜而舉之於愛才者不得以吾之不喜而置之於惡蓋吾令保任之而後將同其責也三代而上有薦舉之法而無保任之法獨諸侯貢士則有賞罰故一不適謂之過再謂之敖三謂之誣三者皆所以削地也而至賢屬任則未聞保任之罰周衰戰國歷秦暨漢張吻以推吞噬而

保任之法不得不作故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此鄭安平降於趙而應侯爲之不懌也本朝祖宗之初未有舉官定制凡幕職令録郡尉各隨時而詔舉之天禧之前其舉薦大率如此而外朝官皆得舉人至有一歲中舉十數人者有筦庫之官得舉其所統之幕職者因向敏中建言而後大革其弊然猶職司茅薦獨不爲員限弟不得薦其非所知者亦令也職司郡守尉其舉薦皆有定員矣蓋曰其舉縣令若干人其舉京官若干人與舉者不愼廉隅則舉之者鈞其罰異乎古之薦賢也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人知賞之爲勸而罰之爲懼也故毅然公其心而務以進賢今乃舉得賢則無所勸而舉者或非其人則有所懼罪行而賞不行此偏而不起矣且兩府之崇盖有歷州縣幕職而後至者此其亦嘗藉乜人之舉矣朝廷用人必藉乎薦者而不爲之賞與此亦于賢未盡其術也初仁廟時舉官有定員而必得盡一歲所舉之數以自聖下即

位以選人待次傷於留滯乃詔天下凡舉官務在得人不必盡所舉之數自是惡功以為過矣今之所病者官冗也而官之所以冗者不在乎薦舉之多也在乎求之於入仕之門而已且公卿之家其子弟蔭補皆京朝官不由銓衡而後進安用薦舉為哉今明詔曰不必盡舉是適足以塞寒素進身之路爾且夫舉官者人限之以定員而欲其必舉夫惟罰行而賞不行也彼猶有殿負類不得已之急而況與其不舉乎且固知公心報國之人雖有是詔猶將蒸舉而跮踱孱懦之人因成其愚而不能勉力求賢以與祿爵之重恩亦自請為之令曰凡職司郡守尉歲舉官必得如數興術所舉之人以才職功業為朝廷之所顯任者至是官則巡有是賞以官之崇卑而為之等級或進爵一級或加祿一等其有過厥罪惟鈞如此而舉者皆將盡心力於求賢為天下之賢皆用於朝廷矣

自聞薦得其人則受賞薦非其人則被罰古之道也必有賞以勸之然後可使舉善必有罰以威之然後可禁朋邪偶賞而已則競徇虛名卑薦倖以自進獨罰而已則雖有真賢皆疑畏而不敢進之鄂秋之於蕭何一言而爵通侯驩兜之於共工一言而放崇山何勸沮之較著也夫人之情喜賞而惡罰國之所難賞而易罰人之所喜國之所難也人之所惡國之所易也可以賞而賞之緩則人必相謂曰慎無舉賢徒勞人耳賢則欲我至而恩則吝也況無賞乎苟可罰而必罰之則人必相謂曰慎無舉賢徒多累耳賞則未必予人而罰則信並況專用罰乎且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貢士之諸侯則至于加九錫不貢士之諸侯至于黜爵削地以是推之惟恐有賢而不進也堯求若采而啓明之嚚訟乃被薦於放齊堯求治洪水而伯鯀之方命乃被薦於四岳使其昧於知人則宜若驩兜之放可也堯則置而不問舜則不復治之何哉盖人實不易知而嚚訟方命其惡在內而

動靜言貌未形其惡在心而難知以堯舜之聖猶且畏而畏之
則放齊四岳之過未嘗與驩兜同科以是推之雖或可罰猶當
恕之有賢而必進進之未當恕之勿責則是聖人之於天下求
賢之意深罪不肖之意淺用賞之意多用罰之意簡顧治之意
詳施刑之意略故忠厚之化格於民心而天下无遺賢今也於
薦舉之制歸罪不肖之意深求賢之意淺用罰之意嚴用賞
之意簡施刑之意詳求治之意略如之何致天下之賢以爲吾
用哉故有司莫測朝廷之意例以進賢爲未發有罪爲本發有
罪爲有功无過進賢爲有過无功朝廷授我黜陟之權者本以
我爲僕手耳不若峻法以寡息朝廷畀我薦舉之職者特循故
事耳今又與賞而有罰故雖有薦舉之名而先爲舉主之實非徒
之賣而又市之何哉借若甲爲長吏於此乙爲長吏於彼甲舉
乙之所私欲後乙舉甲之所私非有意於所舉之人也甲乙自
爲施報也惟其自施報乃假手自舉其所私非謂市之欲夫薦

聖人之意豈不欲得有道之士乎有道之士安能容悅以自謙豈
不欲得孤寒之士乎孤寒之士其誰[illegible]而爲援故凡所充牢
籠皆內舍者締交黨為之彌縫倡和之人未嘗聞拔一孤寒擢一
豪俊賢可用者如是欲群賢連茹而升有是理乎陛下之聰明
灼如邪正如別白黑則古之人所謂遠視其所舉者又曰觀近臣
以其所為主者不待臣言而後喻也為今之計莫若先詔大臣
議復薦賢之賞使天下無妄舉之議庶幾勸沮之道人皆信之
然後使凡薦舉者必如摘發之詳得以放稽焉蓋今天下之長
吏凡所摘發者必鋪陳其罪以聞于上曰其人嘗為某事可以
抵罪故必抵罪而後已其所薦舉者則含糊其言假借其實文
具而已未嘗鋪陳其事以聞于上曰其人嘗為某事可以任使
期必任使而後已然固亦有鋪陳以聞上者必曰其人有幹
于己效某職生財幾十万某人有機略嘗於某職鞫獄幾十次
矣苟使薦舉之奏如摘發之奏則下臣之善否有不聞達者鮮

廷闕而用之後使器使踐華要必使自言曰非其所爲安能至
此陳平封侯而魏無知因以受賞者推薦舉主之人无忘其功則
其德厚矣彼出周行而封列侯自諸侯而加九錫固不可指以
爲格願視其舉者之高庳量爲舉主之酬獎可也以今之法所
舉之人一陷有罪則凡爲舉主者坐之至有削品秩上印綬不
必貸今舉主以所舉酬獎又何勸焉臣又切以一郡論之夫一
郡之內文武寮寀不啻百人而部刺史所舉之法歲才三二而
許之摘發者無負穀謬凡可摘發者必摘發也至于薦舉矣獨
不然豈使負足矣亦不後雖有可舉置而勿恤焉乎是朝廷新其
敷賢矣故坐席未溫已舉所私所私既畢欲見真可舉也則謂
之曰非不知君奈何舉之人數已足矣臣願陛下既復薦賢之
賞又詔天下長吏見可舉者舉之不必限之以數或無可舉則
已之又不必充數則庶幾無濫焉古昔　逮今長吏以薦舉爲
恩下吏以奔競爲務或貴賣交以進己或賂人以借譽或飲食玩

將以姦其親信或姑息俯僂以媚其僕御或卑辭以足恭或面
柔以求悅嗟夫為此者曾不以為羞指天誓日曾不以為愧自非
實有見幾之士未有不墮其彀中而謬舉者矣頃詔長吏以阿
大夫之所舉即墨大夫之所以封者為之嚮標劾奏許人以為
國士也必欲公舉則使下吏明其功過於考績之書無崇虛文
歲終則取諸考課之書稽考而優劣之可舉者書其可舉之行
能可黜者書其可黜之過惡揭於公堂使吏民得以議之以為
可舉也然後舉之可黜也然後黜之則凡僭凡濫自之說凡遺
慮矣然亦不可不防者天下被薦或多吏部病其難選也且頗
以四科策之人同能偶也復以被薦多寡為差況朝廷必使直
得祁奚則又何多矣或多賢而多薦之凡擬其勞此太平之先也

考績論

河南先生

國朝考績之制自五品而下悉自上功狀有司程殿最舉奏以
陞退之所以甄年勞而重祿賞也夫以庸制祿天朝之典也雖

進易退人臣之常也故上推其賢下競於遜官惟其才衆無覬心然後廉耻興行風俗敦厚也今臣下自紀績效以干賞與夫則衒鬻者被録沉默者稱遷而競之風靡然成俗得不矯其弊哉按唐正觀故事門下置具員以次補與官不嘗人自薦以希進用也大中二年中書上言正觀故事常參官外官五品已上每有除拜中書門下皆立簿書謂之具員取其年課以為升授以固之大綱也今請刺史四考殿中丞居侍御史各兩考與轉餘並准故事宜循其制申命有司自五品而下謹其官儲取歲月當遷者精其治行于朝而命之有司失舉與自上功狀者約其罰歷乎爵賞之柄出于天朝貪冒之源少以懲以塞非崇遜之一端乎

考績用人之法論　淇水先生

帝王之道莫大于知人而知人之法莫先於名實之辨爲國者莫不欲治而常患於治道之不進知人難也爲治者莫不欲知人而常患君子小人之無別名實之辨也難天下如是其廣也天下之人如是其衆也情殊而皃異如是其不一也而人君立于

朝廷之上欲以其聰明盡天下之賢愚才否此堯舜之所病也故君子於知人之術深論而備究之則必舍其浮而取其要知名之不可專任以取人則後名而先實名實先後之辨存乎目前雖曰人才之難知吾亦可得而知之矣今夫用名之取之也天下知榮辱進退之權在乎是則將趨名而忘實濫偽以為高矯僞以為行耀己惑衆以為才倡之以親私之議和之以黨與比周之說則名者兩其所目取而無實之士從是而進矣夫以天下之公器養无實之士而以待國家一旦之用則不亦敗天下之事哉故用人莫若取其實欲見其實莫若觀其已試之効居丞弼之任者嘗能畫大事運大計調和陰陽鎮撫夷狄否邪為諫諍之官者嘗能立節于朝而正天下之是非得失邪操金穀之柄者嘗能蓄足財用通天下有無之利以富其國邪居將帥之列者嘗能訓兵治戎排難卻敵息邊疆之憂邪茍是以明之則凡群臣百吏皆可得而知如設衡石而評物之輕重也

孔子曰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矣故虞書有黜陟之法周官有大比之制至于漢之谷永京房魏之杜恕唐之劉祥道皆嘗言其事則考績之法帝王之所以為治者又何以先於名實之辨乎

考課論

賢良侯公

喜於聞毀而不喜於聞過天下之通情也有人焉不肖而立於此誠告之曰甚矣汝之不肖也盍勉勵蒙陋以自進於道乎其人必不知他人之為誠益也是將僨顏怒鬚而大言以詬罵此無他人之情不喜於聞過者也試告之曰何子之才明而流輩之莫子若也其人必不知他人之為妄諛也是將和顏懌辭而深謝之也此無他人之情喜於聞善者也不肖之人猶不喜於聞過而喜於聞善而況以鄉進之士而懷好勝之心者乎考課者所以覈人之功過也人莫不喜功而惡過則所喜者將擬塗而書之所惡者將設辭而匿之是故考課之法明則功不虛過不隱而大公立矣臣伏見本朝著令故選人於銓考常參官京

官於審官院考供奉而下於三班院獨轉運提刑職司未有以考之是以治平初置考課院以考職司之功狀於以見聖心求治任人精至也夫考課之法蓋偷安苟簡者之所不喜也而貪墨殘忍之吏視考課如仇讎使州縣之職有偷安苟簡貪墨殘忍而力薄與寡莫爲之先是將因考課而黜罰也其力之屈其與之衆則州縣安肯暴其實邪偷安苟簡將化而爲和平之政矣貪墨殘忍將化而爲嚴能之政矣且夫偷安苟簡貪墨殘忍皆出於下僚則可也其或出於上官則州縣下僚安敢暴其實邪有奉直之士暴其實而書之非獨憤[illegible]怒辱詬罵而已矣又將貽它日之患而天下之人將指爲狂躁之人則夫上官之課必下於屬官而屬官下於有司猶未爲皆得尔此考課之法所宜式其當也不求其當則功過之實竊不得而知也昔者唐虞三考黜陟有其久而不知所以爲課之法也以理推之建官惟百則其法蓋亦簡易矣周官太宰三歲大計而誅賞群吏亦

從有其文而不著其所以大計之法自唐迄周更七聖人而其
法無傳焉者隨時而簡易乎京房劉邵之法煩碎甚矣非當今
之所可行也觀考文大和之舉其有意於近古乎盖公卿之功
過已耳目之所常得而為之陞降也者夫外考之官則目以
謂君頡黜陟之課唐室考功之法皆可擇而從之唐制應考之官
皆具錄一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官集衆對讀議其優劣
為九等而頂亦月委在廷官各考所統之官此其可行者也京
師考職司職司考州郡州郡各考其屬官而覈其失實之罰則
考課之法明而功不虛過不隱矣唐之四善可用也而二十七
最不可用也何則德義清慎公平恪勤此百官之所同而可兼
使至者也而二十七最則各以其所職之長而究之且天下之
事非止於二十七塗而已爾今之所謂宗正都水轉運三者皆
唐官之所有而最法之所不及也所謂覓鹽巡撿者皆唐最之
所不能包也如此之類不可縷指故曰二十七最不可用也且

最法之可發者如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斯可怪也
夫鄭衛之音與雅正之音發於聲比於律皆克諧者也皆不失
節奏者也安得以為最乎必得如夔之不相奪倫然後謂之諧
則不知樂官之如夔者為誰氏也故曰二十七最不可用也今
之考課各視其所職而考其幹濟辦得之矣而所擬知者中常
之人無有功過或雖有過而無有顯狀者亦天禧初嘗詔謂羣
臣曰京朝官有曠弛不治衆所共知而無顯過者考課之際差
以次遷擢非沮勸之道也宜志之此尤當今考課之所病也
然　是者行之以權可也夫百官之于宰相固知之矣知之之
明而後達白於人君人君從而察之見可黜為據然後黜之宜矣
然不可委其權於外如使廉按守尉之人皆得以言夫無顯過
者則愛憎之心將乘是而發爭可不慎乎

知人辨論　孫文懿公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捨其子與夷

人今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請奉之以主社稷及出使公
子馮出居于鄭而立与夷是為殤公焉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
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其謂是言也其一人之私議
試辯之在昔世淳民朴理道簡易故營天下者建禪讓之札厥
後世澆代濫紀綱繁熾故家天下者定繼嗣之議文質迭變
可殊可然而行之非他待人而已矣子之善封樹之可世子之
不善慎擇之可世建賢尚親之用固何嘗焉案傳載宋殤之即
位也忘荒隳懈閻念政紀敝冗竊伺交鬪不暇立十年十一戰
民不堪命華父得以挾公卿之位因衆庶之叛內肆娛導陰衛
兇醜而夾于紀亂常之志焉身犯邦困汚辱宗祊彰灼史傳爲
笑千古左丘明躬授經旨聽決事依若謂宣公審穆公之英徽
察殤公之昧弱割忍天性曲全社稷而加以知人之號則褒貶
之善炳煥不朽矣若曰立穆公其子饗之是徇小謙而忘暴民
戕國之大恥得爲先君耶若引商頌受命咸宜百祿是荷以爲

諸何違戾之相乃且堯薦舜舜之終也退丹朱而進禹謂堯為不知人可乎舜與禹禹之終也斥商均而舉啓謂舜為不知人可乎是皆謀其大不顧其小惠資乎民不資乎親又安有中硜硜之御以能亂耳噴其亦聖人筆削之意乎

知人論　　宛丘先生

甚矣用人之難也天下之實才常深伏而不發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窺者故其勇足以暴三軍伏四夷而其外怯如怯其節足以斷大事成大功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為者方其未發也其言語動作坦然無以異於常人卒然即之而不知其器是故雖有深智英明之君不得而用之而世之小人常有以自蔽其不肖以惑世主之聽而卒敗天下之事可勝歎哉彼小人者其中實怯而視其外則發揚振厲而若勇其中實庸而聽其言則辯給開敏而若有才卒然即之若其可與有為者是故世主往往甘心而不疑至於謀窮計失而後悔悟焉乎用人之難也如此盍

嘗聞之古之求知人者於人也不觀於形似而察其中於己也不逆於耳目而逆於心察其中則見其所窮逆於心則爲慮也深彼小人縱欺我也不過多爲形似以動吾耳目之聞而已彼安能爲實哉而吾應之也常出其所不意而後小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守亦雖欲伏而不得蓋昔者霍光之所爲固非有征伐攻取之謀而文采緣飾之可喜也赳然庸人而已耳非有武帝之聰明不足以知之故卒然用之而不疑也之以兵尊之以權擁孺子之天下使之謀之而光果有以當之也蓋當其初朝廷之臣孰不以爲過之而至其有所立則有震懼而不敢與者然則光之平生之所爲豈可以占其後之所發哉議者不知武帝之用光蓋其知人之明而遂以謂當時之臣惟光可以勝其任彼徒見其成功而後知之不知當時之人才足以治軍旅決成敗而書生儒者之論孰非伏節死義之人安肯棄而不求而授一木強之霍光哉唐之文宗昭宗其憤亂也甚矣不度高遜

重祿以致天下之士投至誠而尚之此其志皆可尚立功而其取人無術故徒以益亂彼李訓張濬者其言語動作如可以立功者也太言而不顧敢爲而不慎故二君惑之雖有智者不可得而入其得卒然而發以區區之官人不能少制其兄提兵戲方而不能取李克用之一皴卒之身殺國弱爲天下笑彼二君惑於形似故也李係好言兵而王鐸与之兵李元平大言而閔揩擭之權卒於無成爲天下笑烏乎使人之知人獨視其外而可以不疑則知人者亦何其難之也

知人論　　定菴先生

人不易知久矣帝堯之聖猶以爲難况其下者乎故余作仁智孚說自謂不能知人也然孔子嘗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孟子曰胷中正眸子瞭焉胷中不正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然則人雖難知亦有可知者矣靖康丙午余備員諫官實天子耳目臣下忠邪賢否職當辨

也因妄意推測當時公卿大夫余心所喜者李伯紀吳元中許崧老李泰發晁以道浦義榮許少伊胡康侯程伯禹孫伯野梅和勝等心所惡者耿南仲輩夫以伯紀忠勇奮發志安社稷古人不能過此因未易得而元中等數人雖智謀才識學問文章互有短長究其中心所存無大姦惡縱使不能以死報国余知其皆不失為士君子乃若南仲愚闇忌克無他長又以其子延禧天資險薄輔成其惡此因不足論其餘雖當時罪狀未甚顯著然譎誕浮偽姦佞明比緩急不足倚余知其為小人必亂天下也不兩月余以論事得罪既出国門因自思念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今君子見疑小人見信如伯紀等必不能久若伯紀等去南仲輩必至誤国既而伯紀數人唯伯野和勝不出餘皆相繼罷去南仲等果用事群邪並進言路壅塞凡百措畫顛倒謬誤是年冬金寇再來朝堂無謀惰庸姦誤人情携貳莫有共守遂致都城破虜二帝北征罪由此數人卒皆如余所料

雖伯野和勝不能與伯紀諸公並去然觀伯野力乞不發趙氏聞和勝之死亦能不屈與夫強顏苟活臣事張邦昌固有間矣且余平生孤立不妄交游凡當時公卿大夫固未嘗熟識其人特出於一時聞見然已足知之則人果有可知若臯陶九德莊周九證皆可以知人若參二說反覆詳悉求其用心豈有能逃之者哉雖然衡以平故物之輕重不能欺鑑以明故形之妍醜不能逃如在我者持心不平見理不明則是非紛亂賢否淆散雖欲知之不可得矣然則知人之要先乎夫其在我者耳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十四

論著

用人二

材論　臨川先生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最蔽者以為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是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而其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為天下實無材於古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為患則同然而用心善而

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為無材者皆曰異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豈其有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者也故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皐陶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况乎天下者方且以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由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其所以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蓋寡及其引重車趍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方驤則雖頓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騄耳与駑駘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為天下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耳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脩竹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彍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

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覿武之所寶也然而不知其所宜用而以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梃也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鍛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徒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蓋聞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因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者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可用者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鬬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

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一旹吾不信也

取材論

臨川先生

夫工人之爲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幹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揀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冊焉称職者有之謬舉者皆不能冊焉必欲得人称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爲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躰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沿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

儒生也然其衆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為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為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為也誣艷可尚也於政事何為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為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為浮艷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途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乎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其以雕蟲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字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戒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

未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名儒辯義以至不獨以記問傳寫為能然後習之甲乙以外熟之麻其取會之監灼于目前是豈無有用而事無用辯說而就學哉故學者苟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備矣一心治道則習貴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獨而不亂哉其他瑣瑣之議亦無取矣

廣士論

老泉先生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為也以賢之所在焉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国而不以為恥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弃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

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且不知其故何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兼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殿病黥輟之文而至直方鐘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擁大馬以為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備乃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幸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人之途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獨棄而不錄使老死於敝撥遽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且甚惑也不知胥史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或恐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諸侯樂安[illegible][illegible]胥吏爲儒宗而丞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傳獲[illegible][illegible]

四海者凡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吏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儁明博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懼斂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用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自視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為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其為犬彘之行不肯為吏矣況士君子乃肯儕而為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

姑置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貰者而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丐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幸而不為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養才論

老泉先生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為仁孑孑然而為義不食片言以為信不見小利以為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已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而吏為將而將若是者

豈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手不可強援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不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揖其弓矢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為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為眾人所勉強者且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踈儁傲誕不羈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讙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礼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為此以留意於向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施不至奈何以樸樕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繩法而必自縱以為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

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嚴色耳目之欲又以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為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升斗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逾禮而自快邪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恣然自縱邪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賁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邪周公之時天下號為至治四夷已自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者朝廷与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況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尽自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貰其過無使為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

曰奇傑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殺亦瀆法亂教爾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為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捐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出矣

養才論

芸閣先生

前代官府掾屬率用士人近世如州郡六曹僚有其名實不当事案牘文移悉歸使院監司之屬皆是吏人雖比行重法止其姦弊但委失其方亦莫之禁欲使諸路監司州縣皆置錄事及六曹掾主行諸案悉長官自辟監司及諸州許辟本貫寄居人管小者權攝或辟士人權攝亦聽縣則止辟士人其俸祿皆給以見今吏人之祿亦三歲攷績聞于有司而外縣之事少者併省官不必具逐曹量置書吏以書寫文字而已其定擬行遣點檢案牘衙書皆本曹官主行如諸州使院之類轉運等司勾押官

孔目官職級之類一切省去諸縣亦許委掾屬定奪公事給納錢穀縣令止令聽政而已不責細事如此則曹事必治不須重法委倣自息今之縣令出納催報不暇府史之職亦安能長人以僻邑之政乎一人既試以事任自進用必收實效与科舉取人異矣養才之術無先於此

用材論　賢良侯公

曰聞開極之君必多得英雄豪傑之士以為佐命而平成之三代得人寧覆於初末求其效盡平成之時取人以權量初甚之際推擢望以為天下之才何則開極之君急於功業才高者進方略者用謀術者尊勇敢勝者榮雖屠沽販繒雞盜汙濫之人苟有一長可以備其所施設此英豪雄傑之所為多也天下既定文武並用清談者以為高尚素行者以為賢良儒者以為謹質經術者以為真儒屠狗者目之為累夫也販繒者目之為賊商也雞盜者目之為凶惡也汙濫者目之為匪人也四者不得与

士大夫齒而要求其才用乎今之制科進士明經明法武舉之
類皆權量之物也而欲求不可權量之人不亦過乎雖間或得
人然英豪雄傑之士不若宗祖之多也臣竊謂乎成之世宜取
人猶良醫金石草木齒骨毛蛻棗者過者分者良者甘者苦者
和者毒者莫不畢收以備攻治之用若夫辯博之可使奉使剛
直之可使諍違質實之可使治邊文章之可使近侍循良之可
使治民精慎之可使典選心計之可使商利水斈之可使行河
孝弟者可旌之以風俗廉恥者可尊之以風吏隱逸者可聘之
以風士此皆太平之所必得也然而致太平之道則在主焉在
相焉管子曰君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焉君欲霸王則吾
在此此夫奇才不可以權量局也以目觀之使其言呈於今之
時必將以後措為處官之所深詆尚何大用之敢觀乎臣歷觀
前世之君竊謂漢魏二武為能取人蓋漢武病常士之陸沉而
思得踔弛之士以為取之求其成功故四百年間獨孝武一朝

爲得人之盛以相如之文章嚴助朱買臣之才辯而皆不得大
用於是知孝武之果能用人以其輕歷言而重大躰也魏武與
彌切於求賢當世三下令於當時初則曰得無被褐懷玉釣於
渭濱盜嫂受金寧無偏已守則曰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司
明思收教則士無□□□則曰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
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
各舉所知是以魏之得人爲首前王且故曰漢魏二武爲能取
人漢武明固稱其雄才大略魏武陳壽稱其明略最優以此
也夫高世之人非雄材明略之　君固亦不可以籠馭散財以
攏士則有收人心之疑收賢以　收則有結朋比之誘以便宜
制邊事則有懷異圖之譖以庶　指時病則有輕人主之責是
皆明君之所深察也方今朝固多士然卓越魁磊之才爲天下
所知者不過數人而已雖一處守盟不可無備邊而邊帥有督
府外皆須得人則孰爲陛下遏謀盡力而必勝於邊境之上哉

臣以爲高才異質之人或有負俗之累則朝廷所設科選皆不得就或者又不能爲科選之業是太平之時徒有遺才異質而没齒不爲天下之所知用可爲嘆息也今夫有負俗之累者獨可從軍亦高才異質之人其心且欲佐人主役使夷夏而豈肯從卑以受它人之所役使者乎此當今取士之未周也且不敢援前古以爲浮闊之談如种世衡得罪於仁宗之初削籍流竄州近死灰無復然之望也然仁宗復其爵而任之威定慶曆之間嘗由青澗保寧環州出奇謀以間虜之君且使謀握兵用事者天未欲混一夷夏而世衡以疾死不然元昊之首懸於藁街矣由此觀之陛下必欲得英豪雄傑之人以備任使則非科選權量之所能得也是宜深詔大臣如种武之三人令俾舉其所知而神明躬察焉取士之路其盡此矣

辨儒論

直講李公

儒者關治亂乎曰用則治不用則亂乎曰非也用儒而治者

有之矣用儒而亂者有之矣故儒得其人則爲福不得其人則爲賊以小人之質而被聖賢之文猶虎戴冠而攖人於都市耳夫古之學多矣或同而異各有爲也小人用之則稱其一而隱其二以周上而行私矣飾以興則曰堯水湯旱而不曰宋景退熒惑辭以恐衆則曰獫狁至太原而不曰守在四夷欲擅其權則曰獨斷爲而不曰明目達聰治不如古則曰帝王不相沿襲而亦小同一竅至道比類如物怪變化不可勝窮故助王鳳者激衛一王霸宗以熙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也嗚呼用儒至此矣子亦之湯公有不安邪

尊賢論

沄溪先生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以三人之寡而猶足有賢者而可師天三人尚爾況爲一邑者哉言偃爲武城宰孔子曰汝得人焉耳乎武城小邑也孔子責其賢者夫一邑尚爾況爲一國者哉魏文侯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師之得魏成子樂羊李克

屈侯鮒而已之流為顯諸侯夫為一國尚爾况為天下者乎故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為天下其聖智聰明已不可階級而望之矣然其吐哺握沐圖見賢士乃甚於危迫之君若朝夕遂亡其天下者得非其任天下者重必得衆賢士而共舉之則其沛然有餘力矣今天下之廣若非三人之寡一邑之小諸侯之国也而尊賢聘士之禮則簡缺不聞聞或有詔書具文而已近之守臣亦頗薦山林之處士而朝廷忽焉如飄風之歷耳或重違大臣之請則其高者乃得助教次之子數十弟子之寢不報矣此豈致賢之意乎彼且將包羞閉結幅其服而汲去之漫浪乎曠山荒野之間伏草莽而不出矣今夫一舉進士經生其賜第者動乎餘人間有窮老及被兵慇者悉推之恩澤又數百十人大禮之後公卿之子弟親戚舉首之吏有與夫貴人之奴隸亦數百十人大較五歲間所得補官者亡慮數千人者盡以為才能而當補之乎苟欲例官之也數千人之衆則以例官之一

山林之處士則稱銖量粟而差進之乃不得齒吏胥奴隸之末頭得一助教次之予數千帛下之復不報何其弃薄如此耶今之号助教至爲賤不數也富民之輸粟者則命之縣尉之上出入權貴之門者則命之遂欲使處士與之同稱則孰不及辱而歎矣之是朝廷以富民縣尉之上待天下之賢者也彼且受之而未嘗辭處之而自若也彼其以道自任故也卑之爲助教又何辱尊之爲宰相又何榮然而不足爲處士之辱而適足爲國家之辱於有道之士又何輕重乎哉夫國家以數千之衆閒例使之從政豈惜一幕官不爲處士地乎唐之聘處士至以拾遺著作郎今易以幕官盖已隘矣而靳靳然不足爲也或者以處士盗虛名而不果知其實用宜若不可開其漸夫致一士所以致天下之士以一處士盗名遂廢天下士可乎昔周公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僅得三人焉周公之所得者止於三人然

而三人獨出於十人三十人乃出乎百人千人之間也如周公不能致千人則是遺其百人者矣不能致百人則是遺其三十人者矣不能致三十人則是遺其十人者矣是三人者又曷從而出哉又烏足以定天下哉今進一處士而禁薄之則將何以致千人而取三人者乎惟其將有致也則宜少厚之而已矣

勵節論

賢良侯公

古之人不以廉爲名非無廉也夫人而皆廉也不以忠孝爲名非無忠孝也夫人而皆忠孝也夫人而廉也夫人而忠孝也則孰得以自名也哉天下之人皆堅其所守而不敢過分以苟於利是夫人而皆廉也苟百世而有一人獨能抗卓越不可企及之節然後可以得名乎爲廉有人焉謂之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故自皇帝迄三代而獨伯夷以廉聞於天下則夫世之所謂廉者古人之所以常行也天下之人皆務盡心以事守其君而立功立事是夫人皆忠也苟百世而有一人獨能成卓

越不可企及之功然後可以得名乎為忠有人焉謂之伯禹不以其父之殛而盡心力以抑洪水故自皇帝迄三代而獨伯禹以忠聞於天下則夫世之所謂忠者古之人所以常行也天下之人皆知先意以養其父母而無違是夫人而皆孝也苟百世而有一人獨能蹈卓越不可企及之行然後可以得名乎為孝有人焉謂之大舜以父頑母嚚見諧以孝故自皇帝迄三代而獨大舜以孝聞於天下則夫世之所謂孝者古人之所以常行也凡世之所謂廉也忠也孝也皆古人之所常行是以獨不得竊而為名後世廉恥貿亂忠邪孝逆錯立於世天下之人聞其為廉也而貴之聞其為忠孝也而恐慕之故其人雖未能及乎古之常人而已得令名於當世矣夫棄廉弗忠叛孝皆小人之事也而士大夫間或為之此何邪与民爭利傷於廉也媮安愛祿傷於忠也毀義辱親傷於孝也然而見者罕以為譏天下罕以為恥蓋習俗之熟而不皆知其為非也故与民爭利不以為傷廉而

以爲得偷生之術媮安受辱不以爲傷忠而以爲得和容之福
忘義辱親不以爲傷孝而以爲得保身之道此無它嚴罰不行
乎上而名節不立乎下之所由致也臣切見比年有仕至守宰
而以贓貨被劾者其身關三木而死愧色及其獄成陛下又重
寘於法以警天下而天下之仕者終未之革職司以伺察聞
奏者歷歷不絕此非法雖重而人不畏邪夫貪墨之人雖暫斥
其任不出十年爲郊赦湔滌則擢用之於從權矣雖不得治民
之權而官猶若也是凡貪墨之人其磨廢擯斥止於十年而已
矣宜仕途猶有貪墨之人也以天下之廣貪者貪墨之人又有
幸而免者乎夫惟貪墨之多故士大夫商販營利而不以爲恥
何則吾財也利者吾財之所營而能得也非黷貨於人亦吾何
恤哉若曰是而言之以貪之輕者比貪之重者則商販營利爲
猶廉介若由名節而言之是亦清議者之所不齒也且衰素之
士得一名授一任有飲水食糲秋毫不敢私於人而終身不過

知己者貪墨之人惟其豐財厚利足以締結於它人而求譽乎
進取廉節之所以益傷也今夫天下之士欲得一變而起於廉
者無它焉善自勵其所為而已矣盍諭之曰苟貪墨之人以罪黜
者終身民之罪大者終身錮之其不足民且錮者數之元赦然
後擢清慎修潔之士而驟其進用俾天下職司守尉之所薦者
其所上章皆先言其廉而後言其才術庶乎從仕之人知其所
戒勸矣或曰今之薦章皆有同罪之文足以著其為廉也何以
言為目曰不然允言之明則其激人也深今其言曰若人以廉
也而自言之非獨使言者之益思砥礪也而未得文者將沽名
於廉以售知矣夫名不足以致異人而足以得常士常士皆企
踵而為廉則天下之士安有不廉者乎傳曰仁者安仁智者利
仁畏罪者強仁夫廉亦如是而已廉者安廉智者利廉畏罪者
強廉安焉者不待乎吾勗也吾勗之彼固已廉吾不勗之盍亦
未嘗矣其為廉也利焉者待乎吾勗也畏焉者既懋乎吾勗而

又罕言律也故周官小宰以六計弊群吏之治凡善善能敬
勤良端平守法明辨之士其弊皆以廉為本則名節無大於
廉者乎

辨蜀論

魯國先生

曾南豐公論議多以蜀人為疑苟可以防閑沮遏無不為矣吾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嘗有蜀乎是時王郎據邯鄲盧芳據九原劉永據梁隗囂據隴而秦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氏嘗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術據九江劉表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度宋建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王孟嘗有蜀乎是時劉隱稱南漢李昪稱南唐錢鏐稱吳越劉崇稱東漢而馬殷高季興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議者以蜀有劍閣之險白帝之隘是大不然矣有長江魏有成皋趙有井陘燕有飛狐秦有崤函天下之險有甚於蜀者矣而議者又謂蜀有沃野之饒鹽鐵之富是又不然

史稱秦地膏腴謂之陸海齊有魚鹽絲麻戰國最爲強雄楚通百越擅三江五湖之利吳又鼓鐵煮鹽通天下天下之富有甚於蜀者矣江左寇盜不止於譙縱山東藩鎮十倍於劉闢封陵之圍難拔於均順江漢之誅易敗於逢育今天下無事大臣長慮却顧推自昔禍患之所從起而謹防之此其意則是矣而獨於蜀則吾不知也

論用人

定菴先生

漢宣帝既察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且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蓋先王任官必須精加考察使更歷內外知其可用然後用之宣帝所以成中興之功得此道也本朝祖宗用人限以資格堂除唯殿試優等及試中制科然雖先與外任雖大魁亦初授通判還朝方得詣職充開封職官始權臺諫又除監司必歷三司戶部鹽鐵副使然後列侍從爲政府當其才能足以大用亦須歷試不許驟遷非唯養成人材蓋所以

御榜得也嘗聞韓魏公欲除錢公輔蘇頌依正字宣郎與公曰錢係二名更歷既多可以召試蘇乃甲科未甚補外且除監司魏公以為然後三年方知制誥如君倚子容皆可謂奇才而二公亦不妄遷擢況其餘瑣瑣者哉既豈以求賢去資格新進晚生稍能趨附或有夤緣必不次用之於是開奔競之門長浮薄之風至崇觀宣和間祖宗成法一切掃盡吏部員闕盡歸堂除士人游斈校在場屋薄有少少聲稱則不復親州縣簿書願求斈官博士既歷師儒便陞其臺閣不十五年作侍從兩府多矣其人微其望輕不知民情不曉政事以至兵刑錢穀天下利病事事茫然國家緩急無可倚賴而豐釁及亂職此之由也烏乎人之才能長短小大固自有限必由經歷之多然後能諳練庶事豈可不試哉今朝廷漸復祖宗良法革去熙豐斂政它日事至要當振起頹綱修明百度其於用人尤在所先苟能以近世為鑒稍循資格使士人各安分守不務躁進可以得真賢真能使之太平豈難致哉